蜀山劍俠傳/0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四回　見首神龍 醉道人揮金縱飲　離巢孤雛 趙燕兒別母從師

下一回▶

話說周淳師徒二人進知味樓去用飯，忽然看見一件東西掛在櫃房，甚是觸目。仔細一看，原來便是在峨眉山腳下那個醉道人所用來裝酒的紅漆葫蘆。四面一看，並無那個道人的蹤影。二人起初認爲天下相同之物甚多，也許事出偶然，便坐下叫些酒飯，隨意喫喝。後來周淳越想越覺稀奇，便將酒保喚來問道：「你們櫃上那個紅葫蘆，用來裝酒，甚是合用，你們是哪裏買的？」那酒保答道：「二位客官要問這個葫蘆，並不是我們店裏的。在五天前來了位窮道爺，穿得十分襤褸，身上揹的就是這個葫蘆。他雖然那樣窮法，可是酒量極大，每日到我們店中，一喝起碼十斤，不醉不止，一醉就睡，睡醒又喝。起初我們見那樣窮相，還疑心他是騙酒喫，存心喫完了賣打的。後來見他喫喝之後，並不短少分文，臨走還要帶這一大葫蘆酒去，每天至少總可賣他五六十斤頂上的大麴酒，他倒成了我們店中的一個好主顧。他喝醉了就睡，除添酒外，輕易不大說話，酒德甚好，因此我們很恭敬他。今早在我們這裏喝完了酒，照例又帶了一大葫蘆酒。走去了兩三個時辰回來，手上夾了一件俗家的棉袍，又喝了近一個時辰。這次臨走，他說未帶錢來，要把這葫蘆作押頭，並且還說不到兩個時辰，就有人來替他還賬。我們因爲他這五六天已買了我們二三百斤酒，平時我們一個月也賣不了這許多，不敢怠慢他，情願替他記賬，不敢收他東西，他執意不從。他說生平不曾白受過人的東西，他一時忘了帶錢，回來別人送錢，這葫蘆算箇記號。我們拗不過他，祇得暫時留下。客官雖喜歡這個葫蘆，本店不能代賣，也不知道在哪裏買。」周淳一面聽，一面尋思，便對酒保說道：「這位道爺

共欠你們多少酒錢，回頭一齊算在我們的賬上，如何？」酒保疑心周淳喜愛葫蘆，想借此拿去，便道：「這位道爺是我們店裏的老主顧，他也不會欠錢的，客官不用費心吧。」燕兒正要發言，周淳連忙對他使眼色，不讓他說話。知道酒保用意，便說道：「你不要多疑。這位道爺原是我們的朋友，我應該給他會酒賬的。這葫蘆仍交你們保存，不見他本人，不要給旁人拿去。」酒保聽了周淳之言，方知錯會了意。他本認爲窮道爺這筆賬不大穩當，因爲人家照顧太多，不好意思不賒給他；又怕別人將葫蘆取走，道人回來訛詐，故而不肯。今見周淳這樣慷慨，自然心願。便連他師徒二人的賬算在一起，共合二兩一錢五分銀子。

周淳將酒賬開發，又給了一些酒錢，便往燕兒家中走去。燕兒正要問那道人的來歷，周淳叫他不要多說，祇催快走。不大工夫，已到燕兒門首。燕兒的娘趙老太太，正在門首朝他們來處凝望。燕兒見了他母親，便捨了周淳，往他娘懷中撲去。周淳見了這般光景，不禁暗暗點頭。趙母扶着燕兒，招呼周淳進去。他家雖是三間土房，倒也收拾得乾淨。堂前一架織布機，上面繃着織而未成的布，橫頭上擱着一件湖縐棉袍，還有一大包東西，好似包的銀子。燕兒便道：「老師你看，這不是你送與那窮道爺的棉袍麼，如何會到了我的家中呀？」趙母便道：「方纔來了一位道爺，說是周先生同燕兒在路上有點耽擱，身上帶了許多銀子很覺累贅，託他先給帶來。老身深知周先生武藝超羣，就是燕兒也頗有一點蠻力，怎會這點東西拿着都嫌累贅？不肯代收。那道爺又將周先生的棉袍作證。這件棉袍是老身親手所做，針腳依稀還可辨認，雖然勉強收下，到底有些懷疑。聽那道爺說，先生一會兒就來，所以便在門口去看。果然不多一會兒，先生便自來了。」周淳聽了趙母之言，便將銀包打開一看，約有三百餘兩。還包着一張紙條，寫着「醉道人贈節婦孝子」八個字，寫得龍蛇飛舞。周淳便對燕兒道：「如何？我說天壤間正多異人。你想你我的腳程不爲不快，這位道爺在不多時間往返二百餘里，如同兒戲一般，他的武功高出我們何止十倍。幸喜峨眉山下不曾怠慢了他。」趙母忙問究竟。周淳便從峨眉山遇見那道人，直說到酒店還賬止。又把帶燕兒同走的來意說明。勸趙母祇管把銀子收用，絕無差錯。趙母道：「寒家雖祇燕兒這一點骨血，但是不遇先生，我母子早已凍餓而死。況且他雖然有點小聰明，不遇名師也是枉然，先生文武全才，肯帶他出去歷練，再好不過。」周淳謝了趙母。

到了晚間，周淳又去見馬湘，囑咐許多言語。第二天起身往成都，特地先往酒店中去尋那醉道人，準備結交一個風塵奇士，誰想道人、葫蘆俱都不在。便尋着了昨天的酒保，問他下落，那酒保回言：「昨天那道人回來，好像有甚麼急事一般，進門拿了他那寶貝的葫蘆便走。我們便對他說客官會他酒賬的事，他說早已知道，你對他說，我們成都見

吧。說完就走，等我趕了出去，已經不見蹤影了。」周淳情知醉道人已走，無法尋訪，好生不樂。沒奈何，祇得同了燕兒上路，直往成都。

行了數日，忽然走到一個地方，名叫三岔口。往西南走去，便是上成都的大道。正西一條小道，也通成都，比大道要近二百多里，祇是要經過許多山嶺，不大好走。周淳因聞聽過這些山嶺中有許多奇景，一來急於要到成都，二則貪玩山景，便同燕兒往小道走去。行了半日，已是走入山徑。這山名叫雲靈山，古樹參天，怪石嵯峨，頗多奇景。師徒二人走得有點口渴，想尋一點泉水喝。恰好路旁有一條小溪，泉水清潔，游魚可數。便同燕兒下去，取出帶來的木瓢，吸了一些溪泉，隨意飲用。此時日已銜山，師徒二人怕錯過了宿頭，連忙腳步加緊，往前途走去。

正走之間，忽聽一聲鶴唳。周淳道：「日前在峨眉山下時，連聽兩次鶴唳，今天是第三次了。」說罷擡頭望天，祇見天晴無雲，一些蹤影全無。燕兒忽然叫道：「老師，在這裏了。」周淳連忙看時，祇見道旁一塊大山石上，站着極大的仙鶴，頭頂鮮紅，渾身雪白，更無一根雜毛，金睛鐵喙，兩爪如銅鉤一般，足有八九尺高下，正在那裏剔毛梳羽。周淳道：「像這樣大的仙鶴，真也少見。」正說之間，忽見山石旁邊躥起一條青蛇，有七八尺長。那鶴見了這蛇，急忙用口來啄。叵耐那蛇跑得飛快，仙鶴嘴到時，已自鑽入石洞之中，蹤跡不見。鐵喙到處，把那山石啄得碎石濺起，火星亂飛。那鶴忽然性起，腳嘴同施，連抓帶啄，把方圓六七尺一塊山石啄得粉碎。那蛇見藏身不住，正待向外逃竄，剛伸出頭時，便被那鶴一嘴擒住。那蛇把身子一捲，七八尺長的蛇身，將鶴的雙腳緊緊纏住不放。那鶴便不慌不忙，一嘴先將蛇頭啄斷，再用長嘴從兩腳中輕輕一理，便將蛇身分作七八十段。哪消幾啄，便已喫在肚內。抖抖身上羽毛，一聲長叫，望空而去，一晃眼間，便已飛入雲中。

這時已是暮色蒼茫，暝煙四合。周淳忙催燕兒趕路。走出三里多路，天色向晚。恰好道旁有一所人家，便上前叩門投宿。叩了半日，纔聽裏面有人答話，問道：「你們是哪裏來的？」周淳說明來意。那人道：「我現在已是命在旦夕，此地萬分危險。客官如要投宿，往西南去五里多路，那裏有一座茅庵，住着一位白雲大師，你可去求她借宿一宵。她若依從，還能免掉危險。」說罷，便不聞聲息。再打門時，也不見答應。周淳生性好奇，便叫燕兒等在外面，道：「我不出來，不可輕易走動。」便縱身越牆而過。這時明月昇起，照得院中清澈如晝。周淳留神仔細一看，祇見院中藤牀上臥倒一人，見周淳進來，便道：「你這人如何不聽話？你快走遠些，不要近我，於你大有不利。」周淳道：「四海之內，皆是朋友。你有何苦楚，此地有何危險，你何妨說將出來，我也許能夠助

你一臂之力，你何必坐以待斃呢？」那人道：「你還不快走！我已中了妖毒，近我三尺，便受傳染。我在這裏掙命，已經三日，如今腹中飢餓，你如帶有乾糧，可給些與我。那妖早晚尋到，我不必說，你也性命難保。你如果能急忙去投白雲大師，或許還可以幫我的忙。我的事兒，你祇對她說這個。」那人說到這裏，已是神微力弱，奄奄一息。祇見那人手臂上有七顆紅痣，鮮明非常。周淳心想此非善地，便扔些乾糧與他，隨即縱了出來。喊燕兒時，忽然蹤影不見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